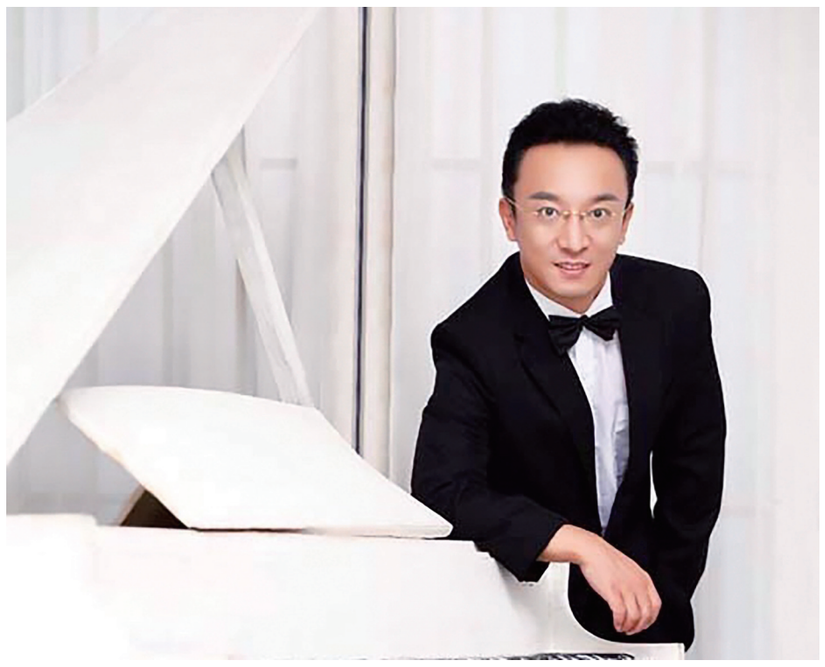
艺路 前行

用音乐艺术拥抱大理

——访著名作曲家石荣康先生

□ 王晓云



8月17日，由大理州文化和旅游局主办，州文化艺术研究所、州群众艺术馆承办的大理州音乐创作骨干培训（研修班）在州群众艺术馆正式开班。本次培训班立足东亚文化之都建设，聚焦大理本土民族音乐资源的挖掘与转化，邀请潘月剑、石荣康、汤荣年、李亮华、尹寿斌等省内外音乐专家授课，通过理论教学、实操演练、作品点评等方式，提升全州词曲创作人才的专业能力，推动产出一批彰显苍洱特色的新时代原创音乐作品。

在音乐创作方面，如何助力推进“东亚文化之都、中国大理”活动年建设，深挖我州音乐资源，推动民族音乐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？8月23日，大理州音乐创作骨干培训（研修班）刚结束，带着音乐创作问题，专访了回乡授课的大理籍国家一级作曲石荣康老师。

记者：石老师，欢迎您回到大理！此次返乡授课，让家乡的音乐人有机会近距离学习您的创作理念与专业经验。首先请您向读者分享一下您的音乐履历与代表作品。

石荣康：这次应邀回到大理，与其说是授课，不如说是回来与家乡的音乐人共赴一场灵魂对话。我本就是土生土长的大理人，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在大理州歌舞团乐队工作，大理不仅是无数人心中的诗与远方，更是我魂牵梦萦的故乡。

我曾先后担任云南省艺术学校作曲与钢琴教师、云南省歌舞剧院专职作曲、云南省花灯剧院专职作曲、云南省民族乐团音乐总监、亚洲爱乐（北京）国际乐团驻团作曲家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音乐工作委员会理事、中国电子音乐技术专家委员会委员、云南省文旅厅艺术专家委员会委员、艺术职业学院教授、国际爱乐交响乐团副团长、勐巴娜西乐团艺术总监、滇池交响乐团音乐顾问、昆明交响好来屋音乐工作室负责人。多年来，我始终致力于民族音乐创作与现代技术的有机融合，并努力涉猎多元艺术体裁。

我的音乐创作涵盖歌曲、影视音乐、舞剧、音乐剧、交响作品、新民乐等多种类型。主要作品包括歌曲《我的家乡在大理》《美好心愿总是春》《天地人和一家亲》《傣家小妹走过来》；电影音乐《包裹》《阿佤兄弟》《红色动力》《剑拔弩张》；大型电视连续剧《康藏茶魂》《爱拼北京》《红军家族》；音乐剧《太阳姑娘》《铸魂》；舞剧《锣响》《桃花乡里人》；话剧《鲁迅先生》《我的闻一多先生》；当代戏曲《百花齐放咏复兴》《四季云花》；新民乐《孔雀琴的传说》；个人音乐专辑《云南之音》《彩云天堂》《天声夺人》；以及中国管弦乐《庄蹻入滇》《莲池遗梦》、交响合唱《风花雪月颂大理》《云海回声》、大型交响诗《爱与海》《苍洱大观》等。每一部作品，都是我扎根云南的艺术沉淀，表达出我对故土最深情的眷恋。

记者：业内评价您是“走在技术尖端的音乐艺术家”，这份评价在行业内认可度极高，能否为我们解读一下这份评价的由来？

石荣康：我想是因为多年来我秉持“坚持传统+技术创新”的艺术追求吧。早在1988年，我就开始使用MIDI作曲系统，是国内较早涉足现代数字音乐创作的音乐人。1993年，我举办了中国第一场电子音乐个人音乐会，同年成立云南省第一家电脑音乐工作室；1996年，成立云南省首家音乐创作制作公司，持续推动云南音乐创作与现代数字技术接轨。

在创作中，我尝试过民族音乐、交响乐、艺术歌曲、合唱、电子音乐、流行音乐、影视剧、舞蹈舞剧、传统戏曲等众多不同的风格体裁，努力打通作曲、指挥、音乐制作全链条，形成了多元融合、兼具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独特创作风格。2011年，我创作的交响合唱《云海回声》在上海大剧院成功上演，这是云南原创交响乐作品首次在上海上演；2018年，我创作的交响随想《景迈山寨行》获得中国国家交响乐团“国家艺术基金项目”，在北京音乐厅和天津大剧院成功上演，这是云南原创交响乐作品首次登上北京、天津舞台。

记者：这次在大理州音乐创作骨干培训（研修班）上，您的授课核心内容是什么？相较于常规理论教学，您希望给家乡音乐人带来哪些不一样的启发？

石荣康：对我而言，这不只是一场专业培训课，更是游子归乡的艺术反哺。苍山洱海是我艺术生涯的起点，也是我一生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，每一次回到大理，都能收获全新的创作感悟。这次也是如此，感觉在大理州群艺馆讲课时，洱海的波光与苍山的云影，仿佛都化作了音符，轻轻柔柔地流淌在我心间。

课堂上，我尽量避免晦涩的理论堆砌，立足自己数十载的创作积淀，结合大理题材原创作品的打磨经验，倾囊相授，毫不保留。我以《我的家乡在大理》《古道茶魂》《苍洱之声》《风花雪月颂大理》《苍洱毓秀》《苍洱大观》等个人作品为案例，从轻快灵动的乡土旋律，到恢宏壮阔的交响乐章，层层拆解创作思路。

我重点讲解音乐动机捕捉、多声部层次铺陈、民族音乐元素提炼、传统素材与现代审美融合等核心实操技法，把抽象的作曲理论，融入大理的山水风物、人文底蕴、民族风情之中。大理的音乐创作从来不是孤立的音符组合，而是苍洱文脉的有声表达。我希望让学员跳出固化创作思维，掌握多元化、现代化的创作表达方式，读懂本土音乐最本真、最鲜活的艺术价值。

记者：大理有着非常丰厚的民间音乐土壤，但如何才能走出简单照搬民歌的创作模式，实现创新突破？在您看来，如何进一步深挖民间音乐内核，用现代交响乐、数字音乐技术创新表达，用音乐作品讲好新时代大理故事？

石荣康：这是大理民族音乐创作最核心、最关键的问题，也就是当下大理民族音乐创作需要重视民族文艺的守正创新、民族音乐的根与魂、生命语言的民族性等议题。这次授课正是以《当代大理民族音乐创作的多样化表达》为题，核心内容也正是民族音乐艺术的守正创新。

我们大理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，民族音乐根基很深厚，不少民歌流传广泛，深受世界各地人民喜爱。这些年来，白族音乐发展很快，在省内国内都有深远影响。大理的音乐创作者身上有一种可贵的松弛感和归属感，他们从当地生活里自然生长出作品，形成了一种松弛、真诚且具有民族辨识度的声音。他们在自己生活的地方做音乐，而不是把大理当成一个遥远的背景进行表面的拼贴。

我特别想强调的是，民族音乐的根与魂，在于生命语言的民族性！文艺作品的民族性是作品的文化身份与灵魂，也是衡量作品深度和独特价值的重要标尺，它需要艺术家对本民族文化有深刻的理解与共情。它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、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精神气质、文化心理和审美习惯，在文艺作品中的具体体现。它不单是形式上的符号，而是深层的文化基因。守正是根基，守的是事物的本质、基本原则和核心优势；创新是动力，是勇于探索、打破常规。这关键在于处理好“变”与“不变”的关系，既要保持定力，又要锐意进取，二者相辅相成，追求平衡和谐是其思想基础。我们创作者应当为传统寻找更多更有效的当代表达形式，让传统更好地活在当下，持续发展于未来！好的作品兼具有气韵、神韵、意蕴，也拥有更长的生命力，经得住漫长岁月的检阅。

我们大理的音乐家，天生就带着苍山洱海的气韵，这是任何技法都换不来的天赋。苍山如何起雾、洱海如何泛波、三月街的喧闹、火把节的火光……早在我们还听不懂“作曲”二字时，这些画面就已经刻进了生命记忆里。技法可以学、可以练，但灵魂深处的山水情怀学不来，那是洱海的风一点点吹出来的、是古镇的石板路一步步踩出来的、是苍山洱海一点点养出来的……我希望能有更多好的音乐作品，让世界听见大理！

记者：作为从大理走出的著名作曲家，您对大理的青年音乐创作者有哪些寄语和期待？

石荣康：我在大型交响诗《苍洱大观》中曾这样写道：

飞越鉴发之巅，峰峦叠翠、溪涧穿云，怡神骋怀观胜境；

俯瞰苍洱大地，一湖清波、两岸沃田，山水相依人睦亲。

梓里弦声轻吟，无墨画境、韫映乡音，诗心乐韵颂古今；

寰宇毓秀钟灵，风花雪月、绽放豪情，白州人民踏歌向前行！

这段文字，蕴含着我对故乡最深沉的眷恋，也是我所有大理题材创作的初心。大理是风花雪月的诗意之地，更是民族文艺的沃土，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、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，赋予了我们无尽的创作灵感，这是每一位大理创作者的底气与自信。

我特别想与大理的青年音乐创作者们共勉：要始终心怀文化自信，坚守“根在家乡，乐行天下”的创作初心。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就是最好的音乐学院，苍山的云彩如何游走、洱海的波浪如何吟唱、古城的烟火如何呼吸，这些都比任何教材更珍贵。要把故乡的声音听透、装进心里，技法可以慢慢磨，但别弄丢了骨子里的山水情怀，我们想要的答案，往往不在谱面上，而在这片土地的呼吸里。扎根苍洱、深耕乡土，用心感知大理的山水人文、烟火生活、时代变迁；同时勇于突破、大胆创新，善用现代音乐技术、贴合新时代审美趋势，最美好的音乐，终究要回到梦开始的地方。

记者：非常感谢石老师！希望您经常回来大理走走。

石荣康：一定一定！希望大理的创作者们能创作更多彰显大理特色、传递大理温度、展现大理风貌的精品力作，让苍洱乡音传遍四方，让大理原创音乐成为“东亚文化之都”最动人的有声名片。最好的音乐，永远扎根故土、奔赴时代，我愿意与家乡的创作者一起，用音乐艺术拥抱大理。

光影 切片



《泊》石磊

翰海 飞鲤



油画《龙潭金秋》赵锦生

美的沉思 ■ 音乐

哪 怕

□ 江蓝

如果有如果，也要这样过，
不能没有你，不能没有我。
记忆会模糊，心却更清楚，
哪怕说相遇，是离别开始。
如果有如果，也要这样过，
如果没有你，何必要有我。
身体是地图，记住每一步，
哪怕说相遇，是离别倒数。
喔……如果你在这……
喔……

如果有如果，也要这样过，
不能没有你，不能没有我。
记忆会模糊，心反而更清楚，
哪怕说相遇，是离别开始。
喔……如果你在这……
喔……
哪怕再仓促，我要拥抱你，
哪怕说相遇，是离别开始。
哪怕再孤独，水落会石出，
哪怕说相遇，是离别倒数。
喔……如果你在这……
喔……
如果你在这。

这是莫文蔚演唱的歌曲《哪怕》，收录于她2014年的专辑《不散，不见》中，由李焯雄填词、常石磊谱曲。这首歌在旋律、歌词和专辑概念上，都藏着不少巧思，也是我近日的单曲循环曲目。

歌曲以明朗的鼓点开篇，莫文蔚以独特的唱腔缓缓切入，歌词简单直白又小有心思地铺开，没有听到强烈的情感冲突，也没有任何不甘埋怨，莫式唱腔醇厚慵懒仿佛在耳边轻轻诉说，网友评论说她这样唱歌“太暗涌了”，满满的故事感。

有人说不喜欢歌曲中从头到尾的鼓点，想要这首歌安安静静的。其实那个鼓点缺一不可，它不紧不慢不轻不重贯穿始终，歌声一直在娓娓道来，那个鼓点一直像一剂强心针一样在支撑，好像在温柔地坚定地告诉对方我会走向你，歌声负责“温柔”，鼓点负责“坚定”。

歌词反复咏唱“哪怕说相遇，是离别开始”“哪怕说相遇，是离别倒数”，却始终坚定“不能没有你，不能没有我”，展现出明知结局仍全情投入的决绝。“如果没有你，何必要有我”，满是深深的依恋与宿命感，虽然萦绕着“对错过的感伤”，但“身体是地图，记住每一步”，所有经历都已成为生命的一部分，在遗憾中藏着感恩与铭记。

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，是副歌里大段的“喔”，词作者李焯雄曾专门“捍卫”过这些看似无意义的语气词。他认为“喔”是歌词的一部分，是“有”中之“无”，一种“藏”与“隐”的手法，是以“无”胜“有”的留白；在重复吟唱的“喔”中，藏着一句“如果你在这”的真心话，最核心的渴望被看似无意义的吟唱包裹，有欲盖弥彰之感。

其实我很久没有那种仪式感很足的音乐时光了，大多时候是在车上听歌，所有在路上的时刻，音乐都陪着我，成了我专属的自我疗愈时刻。近日的疗愈是《哪怕》给的，先被旋律吸引，再被歌词打动，有淡淡的忧伤，却在舒服的旋律中让人感受到安定的力量。

我理解的《哪怕》是一种“不能因为害怕结束就避免一切开始”的情感，它交织着面对离别的感伤以及对宿命的无奈，但是又热烈拥抱当下的勇敢，并在离别的底色上标记出珍惜的形状。我不觉得只是在唱爱情，也在说亲情友情，适用世间一切美好的情感。歌里一直在说“哪怕哪怕”，其实说到底，是“不管不管”。